

探討諾獎評選標準 追蹤時代潮流消長  
解剖作家心路歷程 賞析作品美學特徵

# 百年 ■ 冠



傅正明 著

*Comment on A Century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01-2003)*

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百年桂冠：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傅正明著。——初版。

——臺北市：允晨文化；2004 [民 93]

面：      公分。——（當代名家；8）

ISBN 957-0329-70-X (平裝)

1. 文學—評論

812

93001998

當代名家⑧

百年桂冠

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

作 者：傅正明

發行人：廖志峯

主 編：李怡慧

責任編輯：鄧楚樑

美術編輯：劉寶榮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 號 6 樓

服務電話：(02)2507-2606(代表號)

傳 真：(02)2507-4260

http : //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 : eas@tpts6.seed.net.tw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二〇〇四年五月十日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 2523 號

電腦排版：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

製 版：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

印 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協成裝訂行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ISBN : 957-0329-70-X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百年  
桂冠



傅正明 著

*Comment on A Century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01-2003)*

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



推薦序

## 思入風雲變化中

金恒煒

「諾貝爾」是一部大書，想好好的閱讀，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蒐羅爬梳，而且必須通曉多種外文，才差堪領略門徑，要登堂入室，更是戛戛乎其難了。

因為，「諾貝爾獎」已成為全球性的權威，諾貝爾獎的肯定幾乎是那一個領域的最高榮譽與指標，諾貝爾獎的重要性在此。一九六四年法國哲學家沙特所以拒諾貝爾文學獎，所持的理由就是諾貝爾獎的「建制化」，一旦頂上諾貝爾獎的桂冠，個人的沙特的發言，不免冠上諾貝爾獎得主之名。

諾貝爾獎成立於一九〇一年，到今天已超過一個世紀；是諾貝爾見證了百年的人類文明史，還是百年文明造就了諾貝爾？這其間當然有辯證的關係，值得仔細的分疏。舉個例子，以「科學獎」與「文學獎」為例，紀念諾貝爾百年活動的節目之一是，電視主持人訪問了此二獎的評審委員，請他們挑出「最佳得主」與視為是「失誤」的「最差得主」。要問的是，歷屆得主選擇背後的意義——價值意義與哲學意義是什麼。

再追根究柢的問，到底諾貝爾本人有沒有立下「價值」的標準，而諾貝爾學院如何構成，在選擇得主時有沒有意識形態？評斷的標準安在？在獎項的設計上有沒有更迭，以及為什麼增減？每年諾貝

爾獎公佈時這些都是重要資訊，卻少有人完整告知，也因此判斷諾獎時會有失誤。

有趣的是，熱愛文學並有志成為作家的諾貝爾，設獎初衷，並沒有留位置給文學，一八九五年立最後遺囑時，才增列文學，而且給獎的標準，十分簡單。然而，諾貝爾文學獎影響之大、威力之強不說，每年頒獎更且是世界各國文壇的盛事，也因此常常成為世界文學的代表。然而，不了解或忽視諾貝爾獎的「遺傳密碼」，就不能進入諾獎文學之林，也不能品評、分疏文學冠冕的「道德價值參照系」。

傅正明《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不但可見諾獎之林，也見其樹，不僅橫見其峰而且側見其嶺，不只立乎其大也細數其小。在作者的努力下，諾貝爾文學獎的成敗是遂而不可掩藏，而名列其間的文學家構築了的諾貝爾獎，藉得獎的文學家，同時展現了諾?的本身。

傅正明透過「諾貝爾文學獎」剖析了百年來西方的文學的潮流，以及諾貝爾文學評審的品味與現貌，也使讀者能一嚐全鼎。所可知的是，沒有深厚的學養，寫不出這本書；沒有銳利的洞見，寫不出這本書；沒有努力的耕耘，寫不出這本書。這是難能而且可貴的傑構，值得仔細閱讀。

（本文作者現為《當代》總編輯）

## 目 錄

### 自序

### 第一輯 諾貝爾獎世紀慶典

弘揚人文主義精神 14

在「諾貝爾紀念碑」前的沈思 23

### 第二輯 諾貝爾與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與文學 38

是「文學獎」還是「人學獎」？

——為「諾貝爾文學獎」正名 50

「理想傾向」

——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標準解讀 56

談諾獎「理想傾向」的道德維度 68

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得失 79

百年諾獎回望中國作家 94

誰的神經症？

——奈保爾獲獎在瑞典的爭議述評 105

### 第三輯 諾獎作家與現代思潮

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

——談吉卜齡的「白人的負擔」 112

海明威和他的時代 · 128

奧斯維辛的文學見證

——凱爾泰斯獲獎的意義 · 139

幻影之戀

——「諾獎家族」中的左翼作家 · 147

羅素與和平主義 · 165

歷史不僅僅是「他的故事」(一)

——諾獎女作家與女性主義 · 182

歷史不僅僅是「他的故事」(二)

——男性諾獎作家的女性主義立場 · 194

自由的信使

——柯慈和他的文學創作 · 205

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 · 216

恐怖世界與作家天職

——瑞典學院文學座談會述評 · 230

#### 第四輯 諾獎作家與文化傳統

古希臘文化的現代面孔 · 240

信仰和改宗

——猶太裔諾獎作家的文學主題 · 255

索因卡與「黑人特色」運動 · 272

## 法老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兒子

——埃及諾獎作家馬爾福茲的創作道路 289

## 通向彼岸的擺渡者

——赫塞的《悉達多》與東西文化匯流 301

## 「孺子被戮」與「孺子入井」

——莎拉馬戈與中西哲學的人性說 312

## 第五輯 諾獎作家的美學和作品分析

托馬斯·曼的現實主義美學 336

## 古典性與現代性的奇妙結合

——艾略特《四個四重奏》賞析 351

荒誕舞台上的恥辱柱 376

## 惡政的諧劇罪過

——評達里歐·福的笑劇《不付帳》 383

## 英雄·丑角·聖徒

——格拉斯的美學觀點和文學人物 394

## 自戀、恐懼和排泄敘事

——高行健小說的精神分析 404

## 附錄一：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 424

## 附錄二：諾貝爾文學獎百年（1901—2003）

獲獎作家代表作品和頒獎評語一覽表 440



## 自序

一九八〇年代筆者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碩士論文以古希臘悲劇美學觀為選題。那時我就深深感到，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對後世影響深遠，因此，要真正研究西方文學，必須由此起步。順著這條線索，我對西方現代文學發生了廣泛的興趣，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作家自然在關注範圍之內。二十世紀是人類悲劇歷史頗為沉重的一頁。兩大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肆虐，共產主義的蛻變，那深長的嘆息及其在文學中的表現，時刻在要求理論家給予批評的回應。但是，要進行這方面的宏觀研究，是當時筆者不敢想像的。

一九九三年，我有幸移居瑞典。寧靜的環境和初通瑞典文，為我近距離觀察和研究諾獎提供了諸多方便。歷史上四處掠奪甚至燒毀圖書館的維京人後裔，今天卻是酷愛和平和文化的現代民族。諾貝爾一百多年前設立的大獎，為瑞典添加了一道面向世界的特殊的科學和文化景觀。瑞典可以說是一個移民國家，八百多萬人口移民多達百萬以上。瑞典人與各族移民形成了多彩的文化交融的國際社會，體現了諾貝爾的世界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但是，我也從斯堪地那維亞半島這偏遠的地球一隅發現了雅典的「地球之臍」——文學獎評獎機構瑞典學院的歐洲中心主義。

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幾年來，我致力於譯介諾貝爾文學獎的資訊和作家作品，同時著手圍繞諾獎撰寫系列文章。評說百年桂冠，

有各種可能的寫法。諾獎評委主席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的《文學獎：肩負諾貝爾使命的一百年》（*Littraturpriset: Hundra år med Nobels uppdrag*）的重心，是梳理瑞典學院的評獎標準的變異，總結百年得失。瑞典記者和學者赫爾默·龍格（Helmer Lång）的《諾貝爾文學獎百年》（*De Litträra Nobel prisen 1901-2001*）的寫法，是逐個介紹獲獎作家，尤其是作者十多年來對不少作家的追蹤採訪。英語世界評介諾獎作家作品的論文、或研究某一作家的傳記和專著不少，但缺乏宏觀透視百年桂冠的新著。

我沒有採訪等方面的便利。要對獲獎作家逐個評介，力不從心，況且，某些作家在世界文學史上並無影響。一部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作家「化血為墨」的陣痛的產物，也是他們把握時代脈搏的思想結晶及其自身的精神圖像，廣而言之，是人類靈魂的歷史。百年風雨，各種社會思潮、哲學思潮、政治思潮、文學思潮起落流行。處在時代旋渦中的作者，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糾葛。除了上述兩大意識形態之外，諸如無政府主義、懷疑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平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等，無不在他們的作品中打下了或深或淺的印記。作為一種審美創造，他們的作品與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表現主義、五花八門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聯繫更為密切。因此，筆者另辟思路，擇要論述，力求每篇文章，既能獨立成篇，又能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把握一個多世紀以來文學與時代的密切關係，同時厚今薄古，盡可能反映出世界文學發展的最新趨向。

數十年來，中文領域的翻譯家和評論家在譯介、研究諾獎作家

作品方面已作了大量工作，使得諾獎在中文讀者中廣為人知，享有崇高聲譽。前人鋪路，為後來者的探索提供了極大方便。但是，要深入瑞典文壇和文獻資料，殊屬不易。我發現，與文學獎有關的研究資訊，例如歷年來瑞典學院的諾獎公報（Press Release），頒獎評語（Prize Citation）和頒獎詞（Presentation Speech），儘管有諾貝爾基金會授權的英譯或獲獎者所使用的語種的譯文，但瑞典文原文無疑更準確。中文領域的各種譯介著作和工具書，均有遺漏，乃至誤會和誤譯。此外，每年瑞典報刊上評介、爭議諾獎的許多有價值的文章，英譯難得，更乏中譯。二〇〇一年諾獎百年大慶時，瑞典學院編輯出版了《諾貝爾文學獎五十年：提名和選擇，1901－1950》（*Nobel priset i litteratur: Nominering och utlatanden, 1901-1950*）一書，根據五十年保密的原則，批露了前五十年的種種內幕，這一百多萬字的重要文獻，迄今只有瑞典文本。因此，要全面譯介研究資料，還有待中國翻譯界的努力。筆者能力有限，在撰寫本書時，有關文獻和作品的引文，盡可能根據瑞典文或英文，並參照已有的中譯以信、達、雅的標準重譯。歷屆頒獎評語，是瑞典學院集體討論後以簡要精煉的話語對頒獎理由的說明和對獲獎作家的讚譽，筆者根據瑞典文重譯附錄書後，懇請方家指正。

儘管中文讀者關注諾獎，報刊上每年都有評介，但不少人對文學獎的評選機構、程式均缺乏正確的瞭解。筆者在〈百年諾獎回望中國作家〉等文章中盡可能作了些介紹。

諾獎評委主席埃斯普馬克先生和前任常務秘書斯圖熱·阿連（Sture Allén）先生，曾分別授予筆者翻譯他們的〈諾貝爾文學獎〉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和〈能勝過莎士比亞嗎？——諾貝爾文學獎面面觀〉（Topping Shakespeare? Aspect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兩文的版權，諾貝爾基金會也曾授予筆者翻譯獲獎作家諾獎演說詞的版權。在翻譯阿連先生的論文時，筆者曾得到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院士的指導。上述重要文獻和筆者翻譯的一部分諾獎演說詞，已在刊物上發表。這些寶貴資料為本書寫作提供了方便，謹此向埃斯普馬克、阿連和馬悅然先生以及諾貝爾基金會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有多篇文章，從未在報刊上刊載，借重允晨出版社第一次與讀者見面，謹此向推薦拙著的金恒煒先生，欣然接納本書出版的廖志峰先生表示衷心感謝，感謝廖先生和主編李怡慧女士的精心製作。

本書一部分文章，曾先後在臺灣《聯合報·副刊》、香港《明報月刊》、《前哨》和美國《民主中國》等報刊上發表，謹此向「聯副」主編陳義芝先生，「明月」總編潘耀明先生和諸位編輯，《前哨》主編劉達文先生和《民主中國》主編蘇曉康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第一輯

# 諾貝爾獎世紀慶典

## 弘揚人文主義精神

在歐洲歷史上，文學頒獎活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戲劇競賽。但是，頒獎盛典始於一三四一年的義大利，即著名人文主義先驅和詩人佩脫拉克（Petrarca）在莊嚴的朱庇特神廟被戴上桂冠的那一年。諾貝爾傳記作家約翰·羅森（John Rosen）在《諾貝爾及其父兄》（*Alfred Nobel, hans far och hans broder*）一書中說，從一九〇一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獎及其典禮，就是這一道統意義上的最近創舉<sup>❶</sup>。需要強調的是，諾獎之與傳統，不僅是儀式上的繼承，更重要的是繼承和弘揚了歐洲深厚的人文主義精神。

### 一 諾貝爾險些漏設文學獎

諾貝爾（Alfred B. Nobel）活躍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工業革命後科技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對科技抱樂觀主義信念，以為科技就是牽引人類進步的火車頭。

富於反諷意味的是，被稱為「炸藥先生」的諾貝爾，本想給開山築路提供方便，可他發明的「黃色炸藥」，卻在社會達爾文主義

❶ 約翰·羅森（John Rosen）：《諾貝爾及其父兄》（*Alfred Nobel, hans far och hans broder*, 1995），頁一〇四。

「弱肉強食」的喧囂下，同時用來製造更具殺傷力的武器。諾貝爾目睹了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法蘭西人的復仇熱望，德國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鐵血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德意志和義大利民族主義的崛起，俄國對巴爾幹半島的垂涎，英國的殖民擴展，凡此種種，促使諾貝爾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他曾考慮過讓各種軍事勢力「恐怖平衡」的模式，把「德摩克利之劍」懸在每個人頭上。他甚至異想天開，以為戰爭可以透過細菌武器的威脅而一勞永逸地終結。但是，在他所傾慕的國際和平運動活動家蘇特納夫人（Bertha von Suttner）的影響下，諾貝爾終於轉向和平主義。

諾貝爾設想的盛典，首先是在斯德哥爾摩獎掖科學家，然後是在奧斯陸獎掖和平主義者。熱愛文學並且一度立志當作家的諾貝爾，曾兩次立遺囑設獎，都沒有文學的份。一八九五年最後一次立遺囑時，諾貝爾增補了文學獎。這份遺囑中，諾貝爾對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和平與文學五項獎（一九六八年增設經濟學獎）的共同要求是超越國界，「給人類帶來最大益處」。和平獎的要求是，獲獎者應當「對各民族的友好、常備軍隊的禁止或裁減，對促進和平方面做出最多或最好的工作」。對於文學獎，諾貝爾僅僅提出了「最佳的理想傾向的作品」這一簡略的要求。那麼，諾貝爾為什麼要增補文學獎呢？「理想傾向」究竟當作何種解釋？文學獎對整個諾獎的意義起了什麼重要作用？

諾貝爾也許意識到，如果疏漏對文學的獎掖，那麼，整個諾獎就難以貼近歐洲的人文主義道統。和平獎和文學獎具有舉足輕重的平衡作用。它意味著，要想造福人類，光靠科學難以奏效，必須有